

奇幻世界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托尔金传人巅峰之作 备受期待的史诗经典

提嘉娜

[加拿大] 盖伊·加夫里尔·凯 著 梁宇晗 译

被湮没者将重见天日，被压迫者将拔剑而起，最黑暗魔法也无法让邪恶长存。暴君将死，善与美将纵声歌唱。

Tigana
GUY GAVRIEL KAY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姚海军 主编

提嘉娜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IGANA by GUY GAVRIEL KAY

Copyrights:© 1990 BY GUY GAVRIEL KA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ESTWOOD CREATIVE ARTISTS LTD. (WC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嘉娜/[加拿大]凯 著; 梁宇晗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5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029-3

I. 提… II. ①凯… ②梁… III. 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7065号

图进字:21-2007-28

世界奇幻大师丛书

提 嘉 娜

著 者	[加拿大]盖伊·加夫里尔·凯
译 者	梁宇晗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黄远霞
版面设计	黄远霞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印 张	35.25
字 数	48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5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5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ISBN	978-7-5364-7029-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你将会撇下一切最可珍惜的可爱东西；
而这正是那放逐的弓
最先射出的那支雕翎。
你将会亲身体会：
别人的面包多么苦涩难咽，
从别人的楼梯上下又是多么步履维艰。

——但丁 《神曲·天堂》

一簇火焰能记得什么？如果它记得的太少，它会熄灭；如果它记得的太多，它也会熄灭。当火焰燃烧时，它告诉我们，记得的东西只能不多不少。

——乔治·塞弗里斯 《水手斯特拉提斯对人类的描述》



GUY GAVRIEL KAY

序 章	1
PART 1 锥心之痛	5
PART 2 黛娜拉	127
PART 3 烬归烬	205
PART 4 血统的代价	329
PART 5 星火的回忆	441
尾 声	555

序 章

两轮明月高挂空中,本应布满繁星的夜空此刻只有几颗最明亮的星在闪耀光彩。沿河两岸燃烧着营火,点点火光延伸入暗夜。黛莎河静静地流淌,水面的波纹映出月光和近处的火光。所有光线最终都进入了他的双眼。他坐在河岸上,双手抱膝,思考着关于死亡以及他本人从出生到现在经历过的所有事情。

深深呼吸着温暖的夏日空气,嗅着水生植物散发的气味,望着河面上反射的蓝色和银色月光,倾听黛莎河的汨汨水声和营地中隐约传来的歌声,萨埃瓦想,夜晚的确值得赞美。他同样听到了从河北岸敌人营地中传来的歌声。歌声娓娓动听,让他很难觉得敌人从属于全然的邪恶;他也不能像一个普通士兵那样,对敌人充满强烈的恨意。好在他并不是真正的士兵,一向不善于仇恨任何人。

他无法看到对岸活动的人影,但能够看到营火的数量,可以轻易地推断出,黛莎河北岸的敌人远比在他身后等待黎明的同伴多得多。

基本可以确信,他们正在等待的,将是他们最后的一个黎明。他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所有人都是。他们拥有的只有勇气,以及他们的领袖瓦伦廷王子。王子那两个血气方刚的儿子也和他在一起。

两个男孩都英俊漂亮。萨埃瓦感到遗憾的是,他还从没有雕刻过他俩的形象。当然,他多次雕刻过王子的形象。王子将他视为一位朋友。萨埃瓦想,也许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完全空虚或无意义的。他热爱自己的技艺,热爱它所带来的欢乐与痛苦,而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也曾听到省内的大人物——那些在整个半岛颇有名望的人赞扬他的艺术。

他也同样体验过人间的爱。他想到妻子,随即又想到两个孩子。十五年

前，女儿出生的那一天，那双晶亮的眼睛就向他揭示了生命的一部分意义。还有那个因为年龄差一岁而不能前往北方前线的儿子。萨埃瓦记得他们分手时男孩脸上的表情。他暗自揣测，自己的眼中当时一定也流露出了相同的感情。他拥抱了两个孩子，之后久久地抱着妻子，什么都没有说；这些年来，所有该说的话都已经翻来覆去说过好多次了。最后，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他在流泪，他迅速转过身，笨拙地爬上马，跟着他的王子离开，去与渡海而来的敌军作战。

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有人正从飘着歌声、燃着篝火的营地那边走过来。他转过身面朝来人。

“小心点，”他轻声提醒道，“除非你想在一个雕刻家身上绊倒。”

“萨埃瓦？”一个听起来被逗笑了的声音低声说。那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声音。

“是我，王子殿下。”他回答道，“你见过这么美的夜晚吗？”

月光照亮来人的脸庞，正是瓦伦廷。王子走过来，坐在萨埃瓦身边的青草地上，“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他说，“你看到了吗？魏多尼处于上弦，而伊拉伦刚好处于下弦。两轮月亮放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一轮满月了。”

“那会是一轮奇特的满月。”萨埃瓦说。

“今晚也是个奇特的夜晚。”

“是吗？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吗？因为我们这些凡人的愚行？”

“这是因为我们看待它的方式。”瓦伦廷柔和地说，他敏锐的头脑立即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个夜晚如此美丽，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知道白天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什么呢，殿下？”萨埃瓦的问题脱口而出。他意识到，自己心中所抱有的希望如同孩子一样盲目。他期望优雅高贵的黑发王子会有一个解决对面河岸上敌人的答案；一个解决北方所有的雅嘉斯士兵和雅嘉斯营地的答案；最重要的是，一个解决可怕的雅嘉斯巫师君王，以及他明天将会带来的恐怖恨意的答案。

瓦伦廷出神地注视着水面，一言不发。萨埃瓦看到头上有一颗流星斜斜向西方落下，很可能坠入了浩瀚的大海。他开始对自己的问题感到后悔。在这样的时候，实在不该用这些悲观的问题来加重王子的心理负担。

他正打算道歉，瓦伦廷开口了，声音沉稳缓慢。

“我之前一直在营地间穿梭,和柯辛还有洛尔丹一起安慰士兵,带给他们希望和笑声,让他们可以安然入睡。除此之外,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他们是好孩子,两个都是。”萨埃瓦说,“我刚才还在想,我还没雕刻过他俩的形象呢。”

“我非常遗憾。”瓦伦廷说,“在我们身后,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留存于世,那只可能是艺术品,就像你之前的杰作。我们的书籍和音乐,阿瓦列城中奥萨里亚的绿色和白色高塔。”他停顿一下,将思绪转回原来的方向,“他们确是勇敢的男孩,同时也只是十六岁、十九岁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话,我一定会把他们留在后方,跟他们的弟弟……还有你的儿子在一起。”

这也是萨埃瓦热爱瓦伦廷王子的原因之一:瓦伦廷记得这位雕刻家的儿子,而且从心里将那孩子当做自己的幼子,即使在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也一样。

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一只翠鸟突然叫了起来。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倾听着那银铃般的声音。萨埃瓦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眶中盈满了热泪。

瓦伦廷说:“但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呢,我的老朋友。在这没有营火、也没有必要安慰任何人的黑暗中,事实反而更加清晰。萨埃瓦,我很抱歉,但事实是,明天早上在这里流淌的血大部分都将是我们的,恐怕全都是我们的。原谅我。”

“你不用感到内疚。”萨埃瓦马上回答,语气尽可能地坚定,“这场战争并不是你挑起的,你也无法避免或者抹消它。我刚才提了个白痴问题,虽然我不是士兵,但也能从对岸的营火数量中得出答案,殿下。”

“还有巫术。”瓦伦廷低声补充道,“那比营火的数量更为重要。我们可以击败数量多于我们的敌人,就像上周那场战斗。但现在,布兰汀的魔法与他们在了一起。雄狮亲自来为死去的幼狮报仇,他与我们不共戴天。也许我上周应该向那个孩子投降?”

萨埃瓦转过头,怀疑地看着两道月光下的王子。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说不出话,然后,他终于恢复了语言的能力,“如果你投降,我会立刻踏上回家的路程,”他坚定地说,“然后走进海滨宫殿,砸掉我曾为你雕刻的所有雕像。”

一秒钟之后,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过了好一段时间,雕刻家才意识到是瓦伦廷在笑,但萨埃瓦此前从未听到他这样笑过。

“哦,朋友啊,”过了好一会儿,王子开口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哦,我们



的自尊啊,我们可怕的自尊啊。你觉得我们死后,世人有可能记住我们、了解我们,就像我们彼此了解一样吗?”

“他们会记住我们的,”萨埃瓦说,“他们会记住我们。整个半岛,雅嘉斯,奎蕾亚,甚至西方海外的巴巴迪尔帝国。我们会留下我们的名字。”

“我们还留下了我们的孩子,”瓦伦廷说,“最年幼的那些。我们的儿女会记住我们。包括我们的妻子怀抱中的婴儿,等他们长大后,会有人将黛莎河畔发生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这里发生过什么。还有,在这个省份陷落之前,我们曾有的名字。雅嘉斯的布兰汀可以在明天消灭我们,他可以征服我们的家园,但他不能夺走我们的名字,还有关于我们从前是什么人的记忆。”

“他不能。”萨埃瓦重复道,他有一种奇特而意外的感觉,好像自己的心被提了起来,“我坚信你是对的。我们不会是最后一代自由人。我们孩子的孩子也会记得我们,而且他们不会温顺地听从摆布。”

“如果其中某些人有这种倾向,”瓦伦廷以不同的语气补充道,“就会有我们某位雕刻家的儿辈或孙辈砸碎他们的头,不管那是用石头雕的还是活人的脑袋。”

黑暗之中,萨埃瓦露出了微笑。他想发出笑声,但实在是笑不出来,“我希望如此,殿下,如果我们的神祇允许。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说了这些。”

“不用谢,萨埃瓦。我们之间不用,这个夜晚也不用。愿三神在明天庇护你,在此之后,庇护你曾爱过的所有人。”

萨埃瓦强忍泪水,“你知道,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殿下。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瓦伦廷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倾身向前,轻吻萨埃瓦的额头。然后他抬起一只手,泪眼蒙眬的雕刻家也抬起一只手,两人双掌相对,以示永别。瓦伦廷起身朝他军队的营地走去,很快就变成月光下的一个背影。

河岸两边的歌声都停歇了,时间已是深夜。萨埃瓦知道,他应当回到自己的营帐去,趁着黎明还未到来,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但他舍不得离开,舍不得离开这美丽的最后一夜:河流,月亮,星星,萤火虫和所有的篝火。

最后,他决定就在河边过夜。他独自坐在黑暗夏夜中的黛莎河畔,强壮的双手轻轻抱住双膝。他注视着两轮明月逐次下落,篝火缓缓熄灭;他想着他的妻子、孩子,还有经由他的手所雕刻、亦将在他身后永存的艺术品。在他身边,那只翠鸟整夜都在为他歌唱。



锥心之痛

第一章

在这个美酒飘香的秋天，从一座周围长满柏树、橄榄树以及硕果累累的葡萄藤的庄园中传出消息：多年的流放生涯之后，艾斯提拔公爵桑德烈，曾经的艾斯提拔城统治者，终于咽下最后一次不甘的呼吸，悄然去世了。

在他死去的时候，三神的仆人都没有能够在他的身边举行仪式——包括穿白袍的伊安娜牧师、全身尽墨的茱理安接引者和父神亚当恩的女祭司。

公爵的死讯传到艾斯提拔城时，大多数人并没有对此感到惊讶。自从桑德烈遭到流放之后，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八年里，他对于三神以及所有的圣职者都怀有强烈的愤怒，这已经算不上是一个秘密了。就算在艾斯提拔的桑德烈掌权的时候，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事实。

时值葡萄藤节前夕，城里挤满了从城外以及更远地方赶来的人们。在拥挤的酒馆和咖啡屋里，关于公爵的事实与谎言被当做羊毛或者香料一样的商品互相交易，买卖双方基本都没见过公爵，最接近他的人也不过是曾因接到艾斯提拔公爵法庭的传票而吓得脸色苍白的那种家伙。

虽然桑德烈公爵已经死了，而且早在十八年前，巴巴迪尔的艾伯利可就带领军队渡海而来，将桑德烈流放到了乡下的庄园中，但他的生平事迹仍然在被称为掌屿半岛的这个地区引起种种议论与思索。权力虽已消散，但关于权力的记忆仍然余音绕梁。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影响的存在，再加上艾伯利可一向小心慎重，所以他才在铁腕掌控了九省中的四个、并且正在与雅嘉斯的布兰汀争夺最后一个省份的紧要关头，仍然派出使节，向世人显示他对死者的尊重。

公爵逝世当日的中午，有人看到一个艾伯利可的信使骑马从东门出城，飞



驰而去。信使身披蓝色与银色的旗帜，表明他是前去吊唁。毫无疑问，他将把精致的悼词送给桑德烈的孝子贤孙，这些人现在已经集中到城墙外的大庄园中了。

这个季节的幼狮酒店总是聚集着一些聪明人，这些人语带讥刺地指出，艾伯利可这位暴君绝对不会只派一个信使前往桑德烈庄园，相反，他很可能会派出一群巴巴迪尔佣兵，因为那些活着的桑德烈后裔绝非孱种。一个巡回乐师突然提出要将他在未来三天之内可能赚到的所有金钱作为赌注，赌的是在节日结束之前，布兰汀管辖的奇亚拉岛方面会送来用韵文写就的悼词。这个星期有不少巡回乐师来到艾斯提拔，不过此人显得与众不同，他非常警觉，总是严肃地盯着可能在听他说话的人，看上去不像是开玩笑。

“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这位鲁莽的乐师摇晃着一大杯加有利口酒的热气腾腾的咖啡，“要是布兰汀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他就不叫布兰汀。他可以借此提醒艾伯利可以及我们所有人：尽管他们两个平分了 this 半岛，但艺术家和学者们还是更加青睐西方的奇亚拉。记住我的话吧，愿意下注的随时可以下注，我就赌在三天之内，节日的音乐结束之前，我们会读到胖子多尔德作出的一首让人头昏脑涨的韵诗，或者卡梅纳那愚蠢的藏头诗，其中的桑德烈这几个字会以六种方式颠来倒去地拼出来。”

这番话引起一片笑声，但在卫兵的监视下，笑声很快消散了。虽然在每年的节日前夕，巴巴迪尔的艾伯利可一直依照传统，谨慎地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但这种言论显然不是他所能容许的。一些精于数字的家伙开始迅速计算在秋天横渡桑吉奥省北方的多岛海需要多长时间，以及成功的机会有多大。而那位乐师则发现，他的赌注已经被相当详细地记录在幼狮酒店的墙上——这个城市的人民历来热爱赌博。

只过了一会儿，就没人再惦记那些赌注，也不再充满嘲弄的窃窃低语：一个戴着羽饰高帽子的人撞开酒店的门，高声呼喊引起人们的注意。此人告诉大家，不久之前有人看见暴君的信使再度穿过他不久之前骑马走出的东城门，这一次是从城外返回。信使胯下马匹的速度比他前去时迅速得多，而在他身后不到三里处，则是艾斯提拔公爵桑德烈的送葬队伍，这是为了实现公爵的遗愿：在他曾统治过的城市中停棺一天一夜。

幼狮酒店里的人们立刻做出强烈的反应：所有人都开始大吼大叫，在他们

自己造成的喧嚣当中,没有任何人能听清楚任何一句话。噪音、政治刺激以及将至的节日煽动着人们的情绪,使这个下午成为狂饮的大好时机。幼狮酒店的老板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不断地为顾客要的大杯烈酒中加入整份的利口酒。只有老板娘相当冷静,对所有的主顾,她都会克扣相当部分的酒,不过这些狂呼乱叫的醉鬼全然无法意识到这一点。

“这些诗准会被原封退回!”年轻的诗人阿德里诺吼道,“艾伯利可不会容忍这样的事!”在幼狮酒店最大的隔间里,他一边吼叫,一边将自己的杯子砸向黑色橡木桌面,滚热的咖啡洒在桌上。他的朋友和几个经常盘桓在这张桌子周围的闲人发出赞同的咆哮声。

旅行乐师厚着脸皮拉来一张椅子,在隔间里坐下来,舒适地靠在椅背上,双眉嘲弄地弯成弓形,看上去相当开心,似乎已经忘记了此前那个鲁莽的赌注。阿德里诺瞥了这家伙一眼,心中充满愤恨。这个人竟然如此随意地断言奇亚拉文化界的政治倾向,还无礼地对奇亚拉的卡梅纳这样一位伟大诗人表示蔑视,而这位伟大诗人正是阿德里诺近半年来模仿的对象——既模仿他文字的风格,也模仿他无论白天黑夜都穿着一件三层斗篷的着装风格。阿德里诺不知道这两个原因中的哪一个是导致他如此憎恶这个乐师的主要原因。

这个放肆的乡巴佬,显然是趁着节日机会混进城里,打算演奏一些乡间乐器,或者干点其他杂活,从而获取可以在节日期间挥霍一番的钱币。这样一个人怎么胆敢来到掌屿半岛东部最著名的咖啡屋?怎么敢将他的土包子屁股移到这张最高贵的桌边坐下?阿德里诺还清楚地记得,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没能发表自己的第一首诗、没有足够声望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权利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只能满怀痛苦地在周围逡巡,在他人暗示着拒绝的目光下退避三舍。

他已经想出了一首很不错的双行诗,说的就是路边的贱民有幸与高等公民同行,却不知羞耻地说开了他们的坏话。他发现,他实际上颇有些期待这个乐师来反驳自己的想法。

那家伙就像知道他的想法一样,干脆躺在椅背上,长长的手指抚着斑白的鬓角,直接面对着阿德里诺,沉声说道:“看来我这个下午的赌运不错。我愿意用我刚刚赢来的钱再来下注,就赌艾伯利可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扰乱节日期间的民众情绪。他为人谨慎,现在艾斯提拔聚集了太多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高昂——尽管这里只卖兑水的饮料,不过我想在座诸位本应知道这一点的。”



他用微笑强调了一下最后那句话中表露的讽刺,继续说道:“巫师君王本人则会更加慷慨。他会允许他的夙敌达成遗愿,允许桑德烈在城中停棺,然后向远处海外的皇帝以及所有巴巴迪尔人崇信的神祇表示他的感谢。举行隆重的葬仪,很可能还会奉送大量香火,因为他可以确信,桑德烈死后,艾斯提拔人会迅速地遗忘桑德烈为整个艾斯提拔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斗争早已不合时宜;而实际上,是因为艾斯提拔人原本就缺乏斗志。”

这番话说完,他脸上的微笑早已消失,但那双圆睁的灰眼睛却一直紧紧盯着阿德里诺的双眼。

这些话才是真正有威胁的言论,类似的话从未在这里出现过。虽然说话人的声音不高,但整个隔间里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突然之间,这里变成喧腾的幼狮酒店中充满不安寂静的一个角落。阿德里诺早已做好的那首表达讽刺之意的双行诗,现在就连自己想来也觉得琐碎无力。他一言不发,心脏跳得很快。他费了很大力气才顶住乐师带来的心理压力,没有畏缩。

乐师再度邪里邪气地微笑起来,“赌吗,朋友?”

阿德里诺迅速开始计算从朋友那里能借到多少钱,为了争取时间,他问:“能否请教一下,为什么像你这样来自城郊的农民会如此不珍惜自己的钱财,情愿把它们当成这种事情的赌注呢?”

那人的嘴咧得更开,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我不是农民,”他态度友好地申明,“也不是从你们的城郊来的。我来自翠吉亚南部的群山,是个牧羊人。我想告诉你,”他灰色的双眼带着笑意扫视全场,“一群绵羊会比我们当中某些人所想的更能教会你关于人性的道理,至于山羊嘛……呃,山羊能比莱理安的牧师更好地让人变得镇静达观,要是你身处山区,天上电闪雷鸣,大雨倾盆,寒夜将至,而你必须把它们赶回家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这一次,大家发出的笑声是诚恳的,紧张的气氛也缓解了不少。阿德里诺极力控制自己的表情,不让脸上表现出丝毫动摇。

“赌吗?”牧羊人又问了一遍,样子很友好,很随便。

阿德里诺还没来得及向朋友们开口借钱,画家内隆已经冲了进来,甚至比之前那个戴羽饰高帽的信使来得还快,并帮助阿德里诺和他的朋友免除了破财的厄运。

“艾伯利可允许了！”他的声音竟然压过了幼狮酒店中的喧闹，“他刚才发布命令，桑德烈的流放刑罚因他的死亡而终止。明天早上，公爵可以在桑德里尼宫停棺，不久后还将举行顶级规格的葬礼，包括所有的九种仪式！另外，”他富有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三神的神职人员将在葬礼中扮演他们应有的角色。”

这番话的含义对于阿德里诺来说过于重大了，他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丢了脸面。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再次望向牧羊人，后者的表情相当淡然，并没有他所预料的那种洋洋得意。

“啊，”牧羊人沮丧地摇了摇头，“我想，这种能准确猜测事情发展的能力也许正是对于穷困潦倒的补偿。恐怕我这辈子都得这样混下去了。”

阿德里诺纵声大笑。他拍了拍有些喘不过气的内隆，挪身给这位健壮的画家让出一个地方。“伊安娜保佑我们，”他对画家说，“你为我们保住的钱比你的财产还要多。下次我要赌钱的话，一定先找你打听消息。今天要不是你，我就输光了。”

作为回答，内隆拿起阿德里诺半满的杯子，一口饮尽。然后，他又充满期待地看着其他人。大家素知他的爱好，纷纷护住自己的杯子。来自翠吉亚的黑发牧羊人轻笑一声，将自己的杯子送了上去。内隆待人接物的准则是：永远不要质疑他人的慷慨行为。他接过杯子，一口气灌下肚，喝完之后才道了声谢。

阿德里诺什么都没说，他的思绪滑向了一个他以前从未想过的结论。

“除此之外，”他说话的对象虽然是内隆，但实际上是在对着所有能听到的人讲话，“你还再次提醒我们，统治我们的那个巴巴迪尔巫师确实是个精明人。艾伯利可只用一道命令，就成功地巩固了他与侍奉三神的圣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满足了公爵的遗愿，顺便还将了桑德烈的子孙们一军。不过，要让牧师们为叛教的艾斯提拔公爵祈祷，他们非出一大笔钱不可。我怎么都猜不出来，为了在明天早上进入桑德里尼宫，他们得付给那些牧师多少钱。至于艾伯利可，他容许桑德烈在死后重沐三神的荣光，他会因此声名大振的。”

他环视四周，对于自己的推理感到非常兴奋，“亚当恩的鲜血啊，这让我想起从前那些真正巧妙的权谋之术。正是这一环扣一环的权术，引领着整个半岛的命运之线。”

“那么，”翠吉亚人脸上的表情阴沉起来，“在这喧闹的一天当中，这番话恐怕是我们听到的最富洞察力的见解了。但是，请告诉我，”阿德里诺的脸上泛着

兴奋的红晕，牧羊人仍旧一脸淡漠，“你刚才说到，艾伯利可的行动使你想到了早在他本人渡海前来征服这里、以及布兰汀占领奇亚拉和西方诸省之前的历史事件，我想其他人毫无疑问也会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们的反应或许没你这么快；那么，是否有这种可能，”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在一片喧闹之中，只有认真倾听的阿德里诺才听得清楚，“他实际上是被打败了？被一个死人给打败了？”

在他们身边，人们纷纷起身结账，急匆匆地走出去，这个大事件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人们都想一探究竟。每个人的目标都是东城门。时隔十八年，他们曾经的领主将再度进入城内，只是已经不幸去世，由他的后裔护送而来。这想必是一场盛景。如果在一刻钟之前，阿德里诺也会不假思索地跟其他人一道起身离开，穿上他的三层斗篷，尽快赶到东城门，占据一个视野良好的位置，但现在他不会了。他的脑子紧紧跟着翠吉亚人的声音，跳跃式地在全新的方向上思索。新的见解照亮了他的心灵，就像黑暗中的一根蜡烛。

“你明白了，对不对？”他的新朋友问。整个隔间中现在只剩下他们俩了。此前内隆还逗留了一会儿，喝光所有人杯中剩下的咖啡后，才跟着其他人走入秋日的阳光和微风中。

“我想是的。”阿德里诺努力试图将自己的思绪描述出来，“桑德烈赢了，但付出了代价。”

“代价就是，输掉一场他从不真正在意的战斗。”另一个人补充道，敏锐的光芒闪过他的灰色眼睛，“我认为那些圣职人员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甚至不是他的敌人。也许艾伯利可确实智谋出众，但事实是，他是依靠军队和巫术才征服了翠吉亚、费劳特、塞坦多以及本省，也是靠这两样东西才能够控制东掌屿。艾斯提拔的桑德烈统治这座城市、这个行省的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其间至少发生过六起叛乱和试图暗杀的事件，这还仅仅是我道听途说得到的消息。而他平定乱局所依靠的只有一小股在某些时候还算忠诚的军队、他的家人以及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出名的阴谋诡计。他昨晚拒绝让牧师进入他的房间，为他做临终祈福。关于这件事，我认为，他的目的就是逼得艾伯利可只能做出现在这种选择，否则连面子都保不住。你的看法呢？”

阿德里诺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只知道，现在他的胸中充满了热情和兴奋。他甚至拿不准自己是想拿起一柄剑来挥舞一番，还是取来羽毛笔和墨水，记下胸中翻腾的词句。